

韓國青年赴台登山

金起煥危谷墜崖

(續)

斷崖絕谷 飛墜腿折

中韓登山隊於四月十二夜露宿秀姑巒山「溪頭」，翌日走斷崖。

四月十三日，是個不祥的日子。先是：中韓五青年金起煥、林文安、陳建地、廖建朗（前文新聞未列廖名字）、金德星等在毫無路徑到處是斷崖的險峻峭壁中攀行。這是段往下行的路程，然而地勢卻非常險惡，平均以日行五公里的速度進行。

金起煥，這位今年廿六歲，漢城國學大學史學系的高材生，走在最前面，用釘、用繩、

用其他的登山工具，緣着峭壁進行。

不幸的事情發生在九時卅分，金起煥並沒有大意，也未疲憊，只能說是地勢太險，當他攀在秀姑巒山三千五百公尺一處斷崖時，突然繩索不靈，滑了下去。

底下是個夾谷，兩面是峭壁，靠滑下去的這面峭壁還是凸出的。在夾谷的上面有三道瀑布，下面有另外的三面瀑布。

從上面滑下後，在凸出的山壁上撞後，摔了下去，正摔落在上下兩層瀑布的中間，與

上面的距離不過十二米的光景，然而，這短短的十二米如此難攀，竟變成生死的分界線。

金起煥從山壁上正摔入瀑布的水池中。

水的深度超過五呎，在一個已經攀山用了很多力氣的人來說，這五呎水可能把他淹死。當時他還沒有發覺自己受傷的情形。只是竭力游到無水的地方，躺在堅硬的谷地上，打開所帶的酒瓶喝了幾口威士忌，又燃了一支香煙。略為休息定神後，才開始檢查自己是否已經受傷。

可以說：瀑布的水及背囊救了金起煥的命，否則他可能受更多的傷。現在，他發現自己頭部并未受傷，但下半身動作欠靈，同時左腿開始劇痛。最初，在劇痛的情形下，他簡直不知腿骨折在何處，後來經過逐步按摩後，方知斷在左腿膝上四吋的大腿骨，不過並沒有很多流血。

這個發現，使金起煥瞭解，自己已沒有自力脫險的可能了，這位有無比毅力的大韓民國青年咬緊牙忍受着痛楚。

當然，在上面的其他伙伴，都在焦急地，尋覓下到谷底的方式。

四個伙伴都想儘速下去救護，這十二米峭壁有如天塹，所帶繩索已隨金起煥墜入谷底，他們只有從不同的方向設法往下攀。最先攀下去的是金德星，金起煥多年的好朋友。當他克服了種種困難，下到谷底時，已是中午十二時廿分了，距金起煥墜谷的時間已經有三小時之久。

十分鐘以後，林文安也從另外一個方向攀

到谷底，他們立刻開始救護工作，將金起煥的傷腿包裹起來。

之後，現實的情況使大家都明白：如果沒有外援，他們勢將無法把傷者救出。所以，經過商議後，決定其他的人都先由東埔方面出山，求援，只留下金德星在谷底保護金起煥。

山谷漸漸沉寂，二位韓國青年，相依為命地在谷底靜候消息，彼此互相安慰。

靜寂是個回憶的好環境，過去這兩位好友合作爬山的許多往事，都一幕幕地映過腦海，他們憶起：在韓國時，有一次金德星墜入七米深的斷崖下，而且金起煥救助他，現在却又是他救護金起煥。這不是迷信，而是證實：冒險的青年們如何需要伙伴親切的互助。這種深刻的友愛，暫時使他們忘却了陷身在絕地的煩惱。

他們依偎在谷底，看着陽光漸漸消失，看着微曦又射入山谷。兩天後，逐漸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——他們的糧食不夠了，即使是食用所謂非常糧。

就這樣守下去，如果沒有接濟，饑餓可能同時攫去了兩人的性命。儘管金德星不想離開受傷的朋友，但情勢迫着他設法，兩個人最後同意：於其兩人餓斃，不如一個人先走求救。

於是，金德星把一切都安排妥當，把自己的糧食全部留給金起煥，兩個人彼此交換了隊旗，然後是淒慘的別離。

金起煥睡在防水的鴨絨被中，吃着僅有的非常糧，他相信金德星能平安地出山。

金德星，沒有一口糧食，却緊握着交換到的隊旗，靠着它的鼓勵，他忍着飢寒，在羅盤

地圖指示下，走到東埔，這已經是三天以後的事了。

一人墜崖 援者萬苦

金德星忍着飢餓，冒着寒冷，由郡大溪底朝着東埔前進。第一天他由於腹中空虛，饑火中燒，沿途摔倒了五次。每當他體力不支，搖搖欲墜的當兒，他便取出了金起煥那面小旗，「國家」、「榮譽」、「友誼」便填滿了他的腸胃，在血液中注下了興奮劑。

終於，在十六日的上午他遇到了林文安他們趕往救援。當時他忘了疲憊，也要跟着同往，但是被團長制止了。現在他經過多天的休養，體力已經恢復。十九日上午七時，他又率着人出發了，趕往現場。臨行之前他希望，也相信這次必定成功。

按四月十三日金起煥墜崖，四月十九日徵信新聞綜合報導：

「本報南投記者黃勤耕十八日電」在信義鄉秀姑巒山郡大溪遇險的韓國登山隊員金起煥，十八日仍未脫險，亦未離開現場，他是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自懸崖不幸跌入絕谷，左大腿折斷，歷六天的流血，其生命安全顯已成了問題。

據警方接獲報告，金起煥發生不幸的原因，是因他過份冒險，警方說：十三日上午登山隊到達海拔三三三公尺的秀姑巒山，隊員中韓國青年兩名，即金起煥與金德星，我國隊員三名，該隊臨一斷崖寬有十幾公尺，下有絕谷深難見底，金起煥以繩子打個活結，丟到對面懸崖綁着一塊



大石，擬攀着繩子過去，同行隊員有人認為這樣走太危險，金起煥說登山根本就危險的事，怕危險就不要登山，他並率先示範，但在他攀着繩索僅到一半，綁繩的那塊大石突然鬆動翻滾，金起煥因而被迫成爲空中飛人，不幸墜入絕谷！

警方說，東埔至秀姑巒山爲人跡罕到之處，到處懸崖絕谷，不亞於外國電影的「山」片，金起煥左腿折斷，且在谷底，非靠直升機幾乎很難脫險。但直升機又必須要有好天，而幾天來的山霧却發生了不良影響。

筆者經常對登山遠足的朋友們說幾句話：A，對能力不足體型又差但又參加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說：萬一失事，第一，不可怨人，第二，現在走起來已經艱難了，若要找人來救你，更難，大概「沒得救」。B，對逞強的人說：平時要表演冒險，我不關心，但此時要表演冒險，須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如有出錯，害了自己，也苦了別人，到頭來，仍是沒得救。

且看上文報導，一人墜谷，餘者全體（中止原來活動）赴援，十二米削壁需爬三小時而下，在原本不可能攀上下的地方，一定要可能，實在太慘烈了，若果此時又有人因削壁太困難而「被迫」失足，其禍接踵，那就更慘。

金德星苦行出山呼援

前文不是說過，除金德星留在谷底保護傷者之外，其他的人都經絕谷斷崖先由東埔方面出山求援。可是，兩人在谷底捱了兩天，覺得

仍是渺茫而不能「萬全」，遂導致金德星把最後的乾糧留下給傷者，而自己捱餓苦行三晝夜出山。讀者朋友們，香港有的垃圾行友不知天高地厚地跟你行山，不知如何延誤了他半小時沒得吃而他「行山無力」，「罵你有力」地早已罵你個狗血噴頭了，還能希望他在窮山絕壑中無糧無食攀行三晝夜去爲他人求援嗎？

當金德星經歷了三天的飢餓旅行，抵達派出所時，他已面無人色，站立不穩。金德星至派出所後，即攜帶了一些包裹藥品，與我登山隊員林文安、陳建地、廖建朗等四人，再同赴失事地點。他們並從派出所帶了一條鴨絨被子去，使受傷的金起煥解除凍餒的煎熬。

金起煥墜谷後，曾先後有三批營救人員趕到東埔。第一批是於十五日下午四時，從台中水溝乘直升機起飛，當日下午五時許飛抵風丘降落，至夜十時徒步抵達東埔。這第一批人是陳文成、金貞變、廖建朗。

第二批是於十五日從台北到台中，至十六日由台中乘直升機飛抵和舍，再由和舍徒步到東埔。名單是韓隊隊長金雄，台灣山岳協會總幹事蔡禮榮、甘寬。

第三批是駐於南投的四五六部隊醫官高文，和一位情報官。他倆於十七日上午從南投出發，至下午二時抵達東埔。

據營救人員判斷，此一驚動了中、美、韓三國空軍人員的登山墜谷青年金起煥，如十九日的秀姑巒山上空天氣轉好，直升機能順利飛往失事地點上空施救，則可能於十九日完成營救脫離險境。否則，天氣仍是這麼壞的話，金

起煥可能還要在山谷中繼續忍受一些痛苦。同日新聞報導，失事地點上空雲低霧濃，細雨綿密，能見度極小，直升機無法降落。徵信記者聞悉於十八日夜南投秀姑巒山下東埔電話云：

「登山墜谷的韓國漢城國學大學學生金起煥，已在人跡罕至、古木參天的秀姑巒山巔峯的一個瀑布深谷中，挨受了五日夜的荒山飢餓寒凍和左腿折斷的痛苦煎熬後，迄十八日夜止，一切營救工作均告失敗，尚未能將他救出險峻的深谷！」

十八日晨，秀姑巒山上空的天气已稍晴朗，我空軍當局曾派遣偵察機一架，飛臨金起煥墜谷地區的秀姑巒山上空，該機飛繞數圈偵察當地氣候，認爲天氣不壞，雲少霧稀，適宜於直升機飛行以後，該噴射機即飛返嘉義某基地。

約一小時後，即於晨九時十五分，韓國大使館向美軍借用的D E 77直昇機一架，飛抵東埔警察派出所旁的草坪降落。機上人員下機與營救人員商議一番後，旋即飛往金起煥墜谷地點秀姑巒山上空。

金起煥失足地點之山高海拔三千五百公尺，但當該直昇機飛臨二千四百公尺高度時，該處雲低霧濃，細雨綿密，從飛機上往下眺望，所見只是白茫茫一片，銀雲瀾漫飛舞，山峯盡在虛無飄渺間，在此種情況，由於「能見度」極小，使飛機無法再降低飛行在二千四百公尺以下，自然無法在失事地點降落。該美軍直昇機乃又飛返東埔降落。

至上午十一時，又有我空軍直昇機一架，飛抵東埔上空。此時，適東埔上空雲濃霧密風大，該機雖曾試行降落，終不敢冒險，乃只得飛返基地。

當十八日上午，我空軍噴射機、直昇機，及美軍直昇機飛臨金起煥墜谷地點上空時，翱翔徘徊，機聲轟轟，在山林深谷中的金起煥等，雖然仰首能隱約看見飛機，清晰聽到機聲，只因地面沒有無線電設備，無法與空中取得聯絡，引導飛機降落，深谷中的人只有徒然欣喜興奮了一陣子，又眼巴巴地看着飛機繞飛幾圈後，又在白雲茫茫中消失了飛機的踪影，只爲他們留下了更沉重的失望和焦急！

直昇機吊救困難

失足者墜落兩瀑之間，削壁險峻難爬，直昇機須更改航線搜索，即使發現，亦只能吊救。同上另則報導云：

「一本報台中記者張龍城十八日夜十時南投秀姑巒山下東埔電話」營救登山墜谷韓國大學學生金起煥的美軍直昇飛機，十八日雖飛東埔降落，因山空雲濃霧密，營救失敗後，該機爲圖早日順利營救金起煥出谷脫險，十九日該機將改變飛行航線，將改由沿秀姑巒山郡大溪飛行察看，因這一帶山峯略低，雲霧略少，搜尋比較容易。

不過，根據熟悉地勢的山胞說：縱然直昇飛機能飛抵失事地點的上空，也無法在此一盡皆懸崖峭壁的山谷中降落。所以

，當直昇機飛抵失事地點上空時，也只能利用器械將重傷斷足的金起煥從山谷中吊上飛機。

該金起煥墜谷地點之地形，根據美軍軍用地圖指示，該處山高約爲海拔三千五百公尺，該處山勢兩面爲險峻削壁，中間是一個長大的瀑布，飛珠濺玉，終年不息；大瀑布之下，又有一小瀑布，金起煥就是墜落在這兩個瀑布之間。

從失足地點的削壁，至金起煥墜落處，雖僅十二公尺深，由於此處斷崖過份險峻，一般人根本無法在此處爬行上下，只有登山青年利用爬山器具才可以冒生命危險攀登。該處削壁僅十二公尺深，但爬山

青年爬下去，需時三小時，爬上來也要二小時之久！

金起煥失足墜谷後，連日來已有第三批營救人員，先後由台北、台中趕抵東埔。

東埔距墜谷地點，路途雖不如何遙遠，但那些習於爬山的山胞，也需時一日半，始可徒步走到；如果是平地人走這一段，「難如上青天」的崎嶇山道，最少需時三天。

這一段山道途中，古林蔽日，潮濕陰暗，瘴疫之氣奇重，更由於途中人煙絕跡，故由東埔徒步至墜谷地點，夜間尚須在濕林中露宿，一般平地上人的體質與體力，都無法承受這種生活

（未完待續）



「嶺海輿圖」

一書中所見之香港

●蕭國健●

嶺海輿圖一書，為明代姚虞所撰。姚虞，字澤山，福建莆田人，嘉靖十一年壬辰（西元一五三二年）進士，官至淮安知府。該書乃其任職監察御史時，巡按廣東時之作品。

該書共繪十二圖，首為「嶺海輿地之圖」，即廣東全圖，次為廣州府、韶州府、南雄府、惠州府、肇慶府、高州府、廉州府、雷州府、瓊州府等十府輿圖，最後者為南夷輿地之圖，每圖各有敘述。

各圖敘述之例，據四庫提要云：「……敘之例，首述形勢、利病；次州縣、次戶口、次田糧、課稅、次官兵馬匹。其總圖則首以職官，以布政按察二司分統之，蓋其時無按為使臣，尚未定為守土官也。其南夷諸國，列通貢者於前，而通市者亦附後。為海防之計，不論其奉朔否也，大旨略於前代，而詳於當代；略於山川，而詳於扼塞，略於職官，而詳於兵馬、錢糧；略於文事，而詳於武備。……」可見該

書之目的，為記敘廣東省之沿革、形勢，當時之利病、州縣、戶口、田糧、課稅、官兵及馬匹數目等狀況，為一記載當時經濟及軍事形勢之重要圖籍。

書內之嶺海輿地圖，為當時廣東全省之輿圖，該圖右下角處有島名大嶼山，亦即今本港西部大嶼山。由此可見大嶼山之名，於明末已見載於方志中。書中之廣州府輿地圖右下方，於東莞所東部，有缺口巡司，官富巡司，及大鵬所。官富巡司位今九龍之地，有官富巡檢駐守，原設弓兵五十名，於萬曆十五年（西元一八八七年）裁革為二十六名。此為明末於本區陸上駐軍之主力。

書中之輿圖原甚簡，對本港村落等地名，並無記載；惟以書成於十六世紀，繪圖技術欠善，故對本區村落無所記載。其對廣東省於明代時地方之利病、州縣、戶口、田糧、課稅、官兵及馬匹之數目記載，頗為詳細，對研究明代廣東省之歷史，具有價值。

